

浅析高尔基《母亲》中的“母亲”形象

汤明月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高尔基的《母亲》是对俄罗斯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作者所塑造的母亲形象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的代表。母亲在革命真理的熏陶下,由一名胆小懦弱、逆来顺受的社会底层妇女成长为一名勇敢坚定、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母亲的成长历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教育人、改造人方面的巨大作用。另外,作者也着力描写了一种崭新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往和影响。

【关键词】母亲;形象;性格;剖析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4-0054-05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曾有不少作家用文学的形式塑造过“母亲”这一形象。以中国文学为例,在唐代,诗人孟郊曾这样倾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清代,诗人蒋仕铨也曾这样倾述说:“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到了近现代,作家鲁迅更是这样感慨过:“梦里依稀慈母泪。”……众多作家都喜爱以母爱为主题来表现母亲,但很少有人能从多个角度去再现母亲。俄罗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母亲》,就从多个侧面塑造了母亲形象,不仅表现了母爱的伟大,更展现了她作为一名社会底层妇女由觉醒到逐渐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历程。

—

小说是以作家故乡附近的索尔莫工业区的工人运动为背景,根据真人真事——彼得扎洛莫夫母子的英雄事迹改编而成。但作家并不是复写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再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觉醒,以及他们为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世界所作的英勇斗争,预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历史趋势。作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母亲彼拉盖雅·妮洛夫娜的视角来观察儿子巴威尔·弗拉索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和革命实践中的成长;第二部分则讲述了母亲与其他革命同志的具体革命活动。

作品中“母亲”这一深入人心的形象,是作家塑造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代表之一,也是他对俄罗斯传统文学形象的继承和发展。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俄国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探索改革社会途径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像“多余人”、“忏悔贵族”、“新人”等众多先进人士,他们以单枪匹马的方式探索社会出路,但却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寻找到。而高尔基笔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却完成了他们未完成的使命——真正意义上寻找到了社会发展的光明道路。不仅如此,作家所塑造的这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对弥漫于当时俄国知识界的悲观消极颓废思潮是强有力的批判,对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是极大的鼓舞。所以,鲁迅先生称赞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适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2]

作为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母亲,在作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她的视野、感受,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串接出来。作家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法,借助她的眼神、面部表情、语言声调、用词方式、举止步态、心理情绪,与周围人物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描绘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场面,并通过她的观察,展示了儿子巴威尔和其他知识分子、农民的觉醒,同时也是在这几类人的影响下,母亲个人也觉醒了。

收稿日期 2006-09-10

作者简介 汤明月(1983-)女,四川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从事欧美文学研究。

早期的母亲,像千百万普通的俄国劳动妇女一样,在旧社会里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在她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她过去种种不幸:丈夫鄙俗的求婚,使她没有一点自由意志;结婚之后,丈夫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她完全依靠丈夫挣来的微薄的薪水来维持家庭生活,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她受制于丈夫,并以他的活动为中心;家庭中也时常出现暴力现象:“母亲个子很高,有点驼背,她那被常年的劳累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的身体……”,“她的身上有不少损伤”,“右眉上方有一道深深的疤痕”^{[31][P8]}……这一切使得母亲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上帝,在信仰的世界里寻求精神的解脱,消解人生的痛苦。而且在严重的宗教思想束缚下,她个人更是固执地认为:“如果你们把上帝从我心里夺走,那像我这样的老太婆就什么依靠也没有了。”^{[31][P57]}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方法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形成了她性格中缺乏反抗意识和独立自主的精神。

加之当局政府的专制统治,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母亲,政治地位低下,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权利。母亲的思想“被陈年的积习牢固套住的”,也知道“任何变化都是以暴易暴”。因此,思想制约了行动,“她所想所做全按一成不变的模式”,并且个人“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31][P3]}无权的地位,使她生活在“混沌”、“愚昧”状态——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革命”。当母亲第一次听说儿子在看“禁书”后,她惊恐不安——因为丈夫去世后,她就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现在儿子却走上了“危险的道路”,母子之间仿佛成了“陌生人”一般。儿子用革命的道理来叩开母亲的心扉,帮助她认识自己苦难的根源:“父亲总是打你”,“他打你是为了拿你出气,——发泄自己生活中的痛苦,这种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他并不了解痛苦的根源。”^{[31][P13]}儿子的话“触动了母亲的心”,她心中“一喜一忧”,喜的是儿子有了“悲天悯人”的圣贤之心,忧的是儿子要“单枪匹马地反抗别人和她自己都已习以为常的生活”。^{[31][P14]}这种复杂的心理矛盾,来源于她对革命真理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于是,她悲观地预言儿子会因此“把自己毁掉”。但是,强烈的爱子心情又促使她支持儿子的工作,“我不会阻拦你的”,并语重心长地嘱咐儿子“可不要跟别人随便说!”,“对别人要提防点——人和人都在互相地仇恨!”^{[31][P16]}此时的母亲对革命也抱着一

些荒谬的看法和无端的恐惧,她认为“社会主义者”就是地主,刺死沙皇的反动分子们,他们还反对解放农奴。这些错误的认识显然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奴役的结果。几千年来,他们除了实行极端野蛮的血腥镇压之外,还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宗教来大肆散布奴隶主义,竭力鼓吹劳动人民要顺从、隐忍、听天由命等谬论,给劳动人民戴上了精神枷锁。正是反动派宣传、毒害,使母亲变得如此温顺、胆小。

作为一位旧社会的妇女,母亲身受夫权、神权、政权的三重束缚。一方面,三重束缚像三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她的肩头,使她喘不过气来。这形成了她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缺乏反抗意识独立自主的性格。她想要甩开这三座大山,从中解脱出来,获得新生的道路,将充满艰难险阻。但另一方面,这三座大山却成为了她走上革命之路的反作用力,丈夫毒打与虐待的痛苦经历成为她反抗旧制度的思想基础;宗教的谎言与欺骗,使她迫切地想要接受革命的真理;被剥削、被侮辱的政治地位使她强烈地要求平等、民主的权利。因此,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教育了她,儿子和同志的革命言行不断启发她的觉悟,感动了她的灵魂,使她逐步克服胆小怕事的奴性心理,逐渐“直起腰来”。

“沼地戈比”事件中,儿子因此事被捕,救子心切的母亲,在女商贩玛丽的帮助下,巧妙地利用向工厂里送饭的机会,偷偷地把传单送入工厂,宣传革命真理,这成为她性格发展的转变时期。

母亲挑着饭食来到工厂,面对搜身的门卫,她表现得“若无其事”、“满怀信心”,这从侧面反映出了母亲已具有一定革命斗争的技巧和经验。不过,第一次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母亲,心中还是十分紧张,用“眼睛机警地观察着”,一面卖饭,一面“悄悄地掏出小册子”,“一包接一包地递给他们弟兄俩。”^{[31][P91]}她这次革命斗争的动力完全来自纯粹的母爱——关心儿子的命运,这是一种极具自发性质的革命活动,而非出于自觉,所以就连她自己都意识到了:“只爱我自己的,亲近的”儿子,“如果他送了命,叫我怎么活下去?”^{[31][P96]}她仅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儿子——给宪兵们制造假象,让他们误认为传单并不是儿子散发的,他是清白的,应立即得到释放。但是,此时她已经无意识地涉入到革命活动中,走上革命之路。所以,在完成这项任务后,她兴奋心情溢于言表,

心里“像只小鸟在那里唱歌”，表情“眉飞色舞，双眉在戏谑地抖动着”，语言更是洋溢着自信与快乐：“嘿，这是初开张，好看的还在后面呢！”

[31][P92]母亲虽然不能真正地理解革命事业的内涵，但其思想境界已经开始转变，朦胧地意识到革命道路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并且，她个人也在从事革命活动中获得了以前不曾有的自信、勇敢与快乐，这是革命改造人的最好例证。

思想处于转变时期的母亲，虽然对革命的选择并非出于自觉——而是源于纯粹的母爱，因为儿子搞革命，她就爱屋及乌，义不容辞地选择革命。但是，她却能为了儿子的安危跟敌人周旋，暗地里送传单；为了了解儿子的想法，私下里偷偷学习识字，理解真理，反思生活，这些事情，不仅拉近了母子之间的距离，更让她具备了一些革命者所必备的素质：遇事沉着冷静，充满智慧，巧于周旋等。

二

“五·一”节示威游行中，母亲从自发性的革命转向了自觉的革命道路，这成为她性格发展的转折点。

游行前夕，母亲与儿子在谁举旗的问题上，意见发生了分歧——儿子执意把举旗领队的危险留给他自己；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反对他举旗。儿子激动的言语伤害到了母亲，她感到了“恐惧”和“忧虑”，“徒然觉得眼睛热辣辣的，燃烧着明显而尖锐的痛苦”，嘴里干得难受”，[31][P133]这是作为一位母亲所具有的出于自然人性的真实的心理感受，但又作为一名经过了革命洗礼过的革命者，她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强忍住可能会失去爱子的内心痛苦，“悲哀”地“呼叫”着：“你不要挂念我”，“你领先走吧，其他人会跟上来的，他们会不顾一切，跟你走……。”[31][P136]可见，她的内心在经历了一番情感与理智的痛苦煎熬后，跳出了仅仅爱儿子的圈子，把这种狭隘的母爱变成对全体同志和革命事业的关注，从而达到了更加崇高的思想境界——认识到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于是，她的心境豁然开朗了：“一种宏伟广阔，慷慨激昂的思想，在她心胸中起伏奔涌，这种思想使心灵生了翼翅，使她体会到一种悲喜交加，无比亢奋的感情……。”[31][P136]故事情节发展至此，她就从盲目地、自发地革命走上了自觉革命的道路。事后，母

亲在示威游行中，勇敢地宣传真理这一举动，更有力得证明了这一点。她怀着极大的热情跟着游行队伍，并“毫不踌躇”地表示在自己死之前，还要跟真理一起走走，当儿子被捕后，她拾起了儿子曾高举过的，在战斗中被撕碎的红旗，并大声呼吁民众：“他们的活动是为了大家，为了基督教真理”，“如果人们都不为我主耶稣的荣耀去赴死，也决不会有我主耶稣了……”，[31][P187]尽管她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中还包涵了不少浓重的宗教色彩，但对于母亲这样一个以前在家里“处处小心，默无声息”的少文化的妇女，现在却勇敢地站在大众面前宣传真理，为革命辩护，实属不易。这也反映出母亲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对革命事业的必要性也有了正确的见解。

在儿子第二次被捕后，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母亲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已经和革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她更加广泛地融入到革命活动中，这使她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母亲放弃了自己的家，决心终生从事党所领导的这场伟大斗争。在实践活动中，她表现出了坚强、大无畏的精神：“我们最亲的亲骨肉，都肯献出自由和生命，奋不顾身地牺牲自己，我这个当母亲的又应该怎么去做呢？”[31][P214]——不管党给她什么任务，她总是主动地、忘我地、高度负责地去完成；她乔装成各种身份，带着革命传单和书籍来到农村传播真理；她与各种人交往，表现得质朴而沉着、举止稳重，还善于麻痹宪警们的警惕性，这样她的革命的胆略与才干不断得到增强。在深入人民群众的过程中，她的视野扩大了，不仅了解到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所受的痛苦，更亲眼看到群众的反抗意识在增长，她个人也从中受到了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正确性。

不过，母亲与柳德米拉之间的谈话，更能突出母亲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柳德米拉在长期孤独的革命斗争中，对生活渐渐地失去了希望，人也变得冷漠、麻木。一开始，她对母亲说话时充满了强烈的“发号施令”的味道，但此时的母亲早已是清洗了灵魂，在心中浇注了新的力量，胸襟豁达，非但不跟她计较，反而表现出了怜爱与同情。母亲用自己的革命真理与信念去感染她，给她精神上以巨大的振奋和鼓舞，“要把自己心里的火热倾注到柳德米拉严峻的心灵中去，让它也燃烧起来，以便与自己充满喜悦的心发生和谐的共鸣。”[31][P378]当

母亲跟她描绘自己理想时,话语中洋溢着对未来无限美好的希望,她豪迈地说:“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支离破碎的心拧成一颗心,我们一定能做到。”^{[31][377]}母亲在讲这个话时,她的面部显得非常明朗,神采奕奕,“脸在微微颤动,眼睛微笑着闪着光,眉毛在飞舞”,^{[31][377]}这和她过去那种怯懦、侧着身子走路怕碰到东西的神情相比,真是判若两人,这也是母亲精神境界在提升之后于面貌上的反映!

母亲在革命中磨砺了自己,思想境界不断发展,得到了升华,她不再被动革命,而是对革命抱着崇高的理想,对工作怀着极大的热忱,自觉自愿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用她那热爱劳动的双手,清除着大地上千百年遗留下的虚伪毒层,在人们面前显示出简单明白的真理。”^{[31][356]}

三

在作品结尾,母亲冒着生命危险,自告奋勇地送儿子的演说稿这一壮举,达到了她性格发展的高潮。

在车站,母亲意识到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四处散布着“派到小铺子里来的士兵,”但她的心情仍然是自豪而喜悦的“满足地听着脚下的雪发出的清脆的声音”。在三等候车室里,她“觉得很爽快”,收到演说稿后,她“很满意地望着大家”,^{[31][380]}这是作者运用独特的心理描写的方法来刻画母亲这个革命战士在执行这件意义重大的革命任务时那种自豪的心理状态。但当她发觉暗探盯梢后,马上就想到个人的安危,一方面,她内心暗自寻思着“完了”,一刹那“动摇”之后决定“留下箱子,自己逃走”;但另一方面,她马上警觉到这种想法的可耻,这使得她“痛苦”,“好像迫使她背离自己,背离巴威尔,背离和她的心紧紧相连的一切。”^{[31][381]}她在心里,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对自己说:“别给儿子丢脸!他们谁都没害怕过!”^{[31][381]}这些倏忽明灭的火花似的内心独白,正是她考虑个人安危时矛盾心理写照,同时,革命的责任与义务,使她焕发出“一股震动全身的猛劲”,吹灭了那些“微弱的小火星”,从而“坚定”起来。她严厉驳斥路警说她是“女贼”的污蔑,毅然打开箱子,散发传单,向群众们传播真理,也正是在母亲的英雄行为和革命感召之下,激起了人民对于真

理的渴望,她看见了群众“饥渴一般注视的眼睛,自己脸上也感到了温暖的呼吸”,心中鼓满了人民给予的力量。所以,敌人毒打的疼痛对她来说已算不了什么,她内心中“燃烧”起“勇敢而锐利的火”,顽强地捍卫真理,勇敢而豪迈地宣布:“大家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呵!”,“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不能扑灭的!”^{[31][387]}

母亲在车站送稿时,仅仅是“几秒钟”的思想斗争,就从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她对革命由“动摇”最终走向了“坚定”。母亲不同于儿子巴威尔或是其他革命者具有很高的觉悟,在革命蓬勃发展的年代,自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之路。母亲是一个受过三重压迫的社会底层人物,当局政府统治使她带有一些的奴性心理,加之自身的一些固有陈念,使得当危险来临时,她会胆怯、恐惧,表现得与平常百姓无异;但同时,她又是接受了革命真理洗礼过的先进人物。因此,在经历过一番矛盾斗争之后,昂然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母亲成为了一位坚贞不屈,勇于牺牲,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光辉形象。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在短短几年内的觉醒过程中,她的形象在不断变化着,性格在不断完善。她最初参加革命完全是为了拯救自己心爱的儿子和对革命的同情,但在这样一场为了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斗争中,她逐渐地在革命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终于成为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她这一觉醒过程,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是如此地深入人心,连这样一位没有文化,受旧意识影响很深的妇女,都能挺身而出,为革命献身!像母亲这样的人物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具有典型意义。

四

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母亲的成长过程,并不是孤立、自发的发展。作者着力描写一种崭新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往与影响,并让母亲置身其中,以此来让她变化、发展和成长。首先,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母亲走上了革命之路的原动力。最初,她的这种母爱同一般劳动妇女的母爱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儿子的革命真理启迪下,她反思生活“以前的生活是混沌的”、“心被钉得严严实实”,^{[31][96]}在实践中把握了儿子

的真理，思想才能“洗清”，彻底摆脱宗教意识的毒害和奴性心理的束缚，才能在革命路上走得那样镇静和勇敢；其次，母亲与同志们之间的友谊是母亲走在革命路上的加速度。刚开始，她无意地接触到儿子的同志们，但在实际的交往中，她才渐渐发现自己与同志们已经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像她与霍霍儿、尼古拉、苏菲亚等同志之间的感情更是超越了友谊，近似于亲情“我心里想的是大家，我觉得你们都是亲人……我疼爱你们每一个人，总是希望你们好”，^{[3][97]}对儿子的一己之爱扩展到对同志们乃至全人类的崇高、纯洁、伟大的爱。在这种全新的人际关系中，母亲才能完成自我提升和完善，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也是个人，“自己对于新的生活是一个有用的人”。

作家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形象，不再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表现的受苦受难、消极隐忍的劳动妇女形象，也不是浪漫主义作家所塑造的独来独往、孤军奋战的个人英雄。作家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下的“母亲”——并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人物形象——她参加革命前，曾受夫权、神权、政权的束缚，麻木、痛苦地活着；因为爱子心切才选择革命的“自发性”。但是，当她受到革命真理熏陶，经过实际生活斗争锻炼之后，她不断成长，日趋完善，思想性格彻底完成转变，从一个麻木、胆小、懦弱的平庸的家庭妇女转变成为了坚定无畏、勇敢斗争的革命者形象。她的性格转变正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这也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革命真理以及革命运动在教育人、改造人方面的巨大威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 36 页.
- [2] 鲁迅.《母亲 木刻画序》（1934），《集外集拾遗》，《全集》第七卷，第 683 页.
- [3] [苏联]高尔基著，吴兴勇，刘心语译，《母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 [4] 陈应祥，郭祝崧，马家骏.外国文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 [5] 朱维之，赵澧，黄晋凯.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6]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7] 谭绍凯.外国文学.十九院校《外国文学》编写组，1979.
- [8] 范文瑚，李欧.外国文化与文学.天地出版社，2001.

Analysis Of The Mother's Image In Gorky's *Mother*

TANG Ming-yu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Abstract: Gorky's *Moth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f Russian. The author has portrayed the image of Mother, who is one of the proletariat revolutionary representatives. As a hero in this novel, Mother's im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truths, the coward mother has become a brave and steadfast advocate of the revolution. It turns out that the Marxism is effective in teaching and changing people. In addition, the author has depicted a new relation, which is equal to other people. In brief, this image of Mother is neither god nor hero. She is an actually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woman.

Key words: The Image of Mother ; Character; Analysis

(责任编辑：张俊之)